硬汉、痴情汉和“一根筋”

王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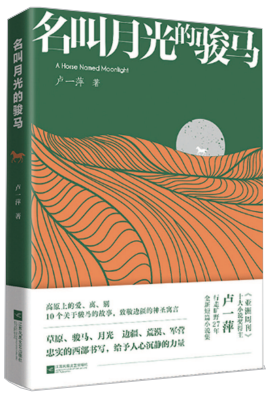
《名叫月光的骏马》是卢一萍的短篇小说选集，故事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合曼草原、喀喇昆仑腹地的天堂湾、阿里高原的多玛和塔克拉玛干的空间里铺展。与《额尔古纳河右岸》和《尘埃落定》一样，这本集子也关注边地，充满异质感。只有在那片土地上“苦熬”过多年的人，才能如此深刻地了解那里的风物，才能有对人和事予以文学化的能力，从而深入到那些塔吉克人、维吾尔人、汉人的内心，塑造出诸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

选集中的女性，除了一个军人外，都是少数民族的牧羊女。在爱情中，她们比男性更为大胆，更为主动，更没有束缚，总是行为的邀约方。男性的类型则更为丰沛一些。有少数民族男人，也有汉族军人。但总体而言，可以分为硬汉、“一根筋”和痴情汉。

《最高处的雪原》中的阿廷芳便是个硬汉。在一场暴风雪中，十一匹军马逃跑了，阿廷芳决定去找回。要知道，在世界屋脊，人马是相互倚重的，没有它们，没有马，人便很难生存。那是零下40多摄氏度，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暴风雪把连队变成了孤岛。阿廷芳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艰难寻找了五天，吃光了干粮，差点陷入绝境，终于找到了幸存的六匹军马。

《快枪手黑胡子》中的大功营营长王得胜也是一条硬汉。他在抗日战争中跟鬼子拼刺刀右脸受伤，要是刺刀再偏一点，就取了他的性命；又在林南战役中失掉了左臂，空的袖管在沙暴中呼呼作响。这让他的“眼睛里还残留着一股杀气，他的眼光锋利得像一把带着血迹的刺刀”。他率部队在索狼荒原垦荒，沙暴肆虐的时候能把车窗敲碎，把他们活埋。在那样的天气里，王营长还能用独臂跟土匪黑胡子周旋。

这让人想起杰克·伦敦关于荒野的小说，那些在与自然的搏杀中爆发出强



大力量的人，个个都是英雄、硬汉。在当代文学里，我们见惯了零余人和失败者，他们无力跟自然、跟生活和命运对抗，沦为被算计却无力还手的小人物。而阿廷芳和王得胜则续上了硬汉形象的传统，与《野性的呼唤》《老人与海》等作品遥相呼应。

“一根筋”自然归属《哈巴克达坂》中的凌五斗。这是个充满激烈细节的故事，卢一萍却用幽默的笔调写来，让人莞尔之余，深受震撼。凌五斗的一根筋，在某些地方可以理解为执着，比如他一个人坚持去挖掘被埋的战友。通常也会被理解为傻，不识时务，没有眯着良心，去获取切身利益。对“傻子”的书写并不是从卢一萍开始的，《喧哗与骚动》《傻瓜吉姆佩尔》《尘埃落定》《好兵帅克》等等已经创造了美学范式，但卢一萍却赋予了“傻子”新的内涵，凌五斗以一己之力与谎言的世界、俗世的世界、权利的世界对抗，维护着心中的执念。卢一萍实际写的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卢一萍还是写爱情的高手，他塑造了一批痴情汉。《北京吉普》中的“我”深恋着娜依，不惜与县长的儿子决斗，哪怕被关进监狱，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名叫月光的骏马》中的“我”为巴娜玛柯踏上了寻爱之旅，但败给了县城富二代阿拉木，有钱人终成眷属。与《北京吉普》相比，一喜一悲，后者有了明显的痛感。《克克吐鲁克》中“我”深爱的古兰丹姆为了承担家庭责任，嫁给了家有羊群的残疾人，“我”大为悲伤，抱着马脖子大哭。《银绳般的雪》中的凌五斗虽然傻乎乎的，但仍然痴爱着德吉梅朵，最后被连长棒打鸳鸯。《七年前那场赛马》中，卢克、马木提江是好朋友，他们都深爱着萨娜，两人都希望萨娜能生活幸福。卢克担心萨娜远离故土和亲人，希望她嫁给青梅竹马的马木提江；马木提江则希望萨娜能跟着卢克去他想象中天堂一样的城市里去过现代而美好的生活。最后，他们决定用一场赛马来决定萨娜的归属。时隔七年之后，随着真相显露，小说在爱的疼痛中走向和解。

进入21世纪，爱情不知为何在小说中消失了，从《诗经》开始的传统出现了断裂，世界文学里也不再有《呼啸山庄》《简爱》《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爱情。当小说写作只面对物质、身体和欲望时，《不谈爱情》一语成谶。对爱情的书写其实是相当考验作家写作功力的，很多作家也许是知难而退。但卢一萍却从俗世中超拔而出，用雪水洗尽纤尘，冲洗爱情，让它们隆起为天堂湾一样的高度。

小说是关于人物的学问。《名叫月光的骏马》塑造的人物群像，面目各有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也尽量避免了简单化和扁平化。卢一萍用暴风雕塑沙丘的手法，刻画了一批棱角分明的人物；又用暴风雪塑形山河的方式，将那些人物的粗粝处进行雕琢，使之圆润饱满。有了这些人物群像，这本集子就像月光一样澄澈，像银绳般的雪一样闪光了。

（《名叫月光的骏马》卢一萍/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历史文化散文的又一种叙述可能

蒋蓝

清军入关后，南明重臣王铎没有殉节，而是选择了降清。他也因此被钉在了耻辱柱上，获得了“贰臣”的骂名。苟活于世，就只能在书画世界中寄情山水、放浪形骸。被一系列悲剧塑形，王铎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书法暴力美学”，他让文字站在壁上，为自己哭泣、申辩、呐喊。

作家姜明的长篇历史文化散文《悲欣交集——王铎的人设突围和笔墨狂欢》，描画了王铎的悲剧人生，向读者展示了明末清初风云更迭的环境下，文脉的撕裂与个人的无奈。而宦海沉浮的经历，又让王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反映在他的诗词和书法作品中。

“几百年后，我们依然不认同王铎们的抉择，更不会为王铎的事实上的卖身求荣翻案”，姜明的立场十分坚定：绝对不是想为王铎“翻案”。在近乎冷酷的叙述过程中，他始终是从自己向外观察的。他用第三人称视角介绍背景和往事，以大量的细节和故事去贴近历史的真相，又将第一人称视角穿插其中，带领读者去观察事态的发展、去理解生命与灵魂的分裂状态中的王铎的艺术创作。在我看来，这样的变奏叙述策略，丰富了、拓展了当代历史散文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就像古往今来的很多艺术家一样，王铎受挫的人生经历也是他的创造力来源之一，在众多的艺术形式中，王铎为自己的书法选择了一种独有的叙事模式——纵逸。字形是王铎讲述的方式，他的生命也浓缩在了这些笔墨的狂欢中，让后人得以窥见这位痴仙道人悲欣交集的人生。

在我看来，想要了解一个书法家的心迹，最好的方式就是临摹他的作品。王铎自己就喜欢临古，“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而姜明对王铎的理解也始于临摹，这是以笔写心者之间穿越时空的精神交谊。

写作非虚构类文章的最大难点，在于作者如何避开聚光灯，让光亮既打在主人公身上，又满溢出另一种余光，去发现强光之下的影子。这一点姜明做得很好，他在描写自己临摹王铎书法的经历时，显得很克制。姜明始终让自己站在幕后，作为视角人物向外观察，把握着合适的叙事尺度。

所以，不论从文章的整体结构来看，还是从具体的场景来看，两种视角的互切互换，乃至移形换位，恰到好处地将历史、人物与自己的经历融合到一起，让故事真实、让叙事有力。

姜明认定：“王铎仅留存于世的诗作将近万首，而相当一部分诗作都附有跋文和题记，这些文献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真实历史提供了依据，这也正是王铎不同于或者卓绝于其他书家的最大加持。王铎所有的艺术技艺，书法、诗歌、绘画、文章等交相辉映、互相渗透，在其特别而悲情的宦海人生中，最终汇聚于书法艺术，形成了‘有明以来第一人’。这是王铎对中国书法史的最大贡献。”这一评价是相对客观、精准的。

英国诗人约翰·邓恩曾经说过一句话：“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缩减，因为我是人类的一部分。”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循环接力中，价值观不是唯一的，价值注定要被不同时代的人予以重塑。但只要有文字与艺术存世，人类就能去重现、去理解，然后创造一个更加包容的世界。

（《悲欣交集——王铎的人设突围和笔墨狂欢》姜明/著，刊于《北京文学》2023年3月号）

雷锋精神的生长史与再弘扬

晏杰雄

雷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闪亮的国家象征符号。作为祖国永不褪色的精神资源，雷锋形象在《雷锋，我们时代的精神坐标》中得到了新的镀亮与阐发。这本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青少年文学读物，以生动感人的故事讲述，挖掘了雷锋精神简约却不简单的内涵，面向广大青少年读者，呼唤新时代强音。

雷锋精神的要义丰富，“雷锋”已成为敬业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等的精神符号。作品结合新时代发展需求，对雷锋精神进行了高度集中的概括，总结了雷锋精神的四个关键词：信念、大爱、忘我、进取，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提供精神养分。不同于按时序梳理雷锋成长史的简单叙述，本书将每个精神关键词列为一章，于章节内部梳理符合该精神的雷锋成长故事。从出生、上学到就业，雷锋精神的关键词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成熟。比如在“信念的力量”这一章节，通过作者对雷锋幼时故事的娓娓道来，读者眼前呈现出一个有革命信念的小乞丐形象。随着雷锋的成长，雷锋的可爱面容又变成报恩中国共产党的小学生，直至心系国家前途的好同志。雷锋的成长史，也是雷锋精神的生长史，“信念”等雷锋精神就是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不断丰盈的。

本书作者深谙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实现了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新弘扬、新生长。雷锋成长的年代是新时代青少年从未经历的年代，但将雷锋精神放置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讨论，却仍具有与时俱进的魅力。这正是雷锋精神的坐标性和引领性所在。作者通过符合青少年审美趣味的文字，向青少年传递了雷锋精神的具体内涵，搭建了跨时空对话的桥梁，让孩子们在过去的革命年代找到了新时代所需的精神宝藏。雷锋热爱祖国的精神品质，落实为对参军、保家卫国的渴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雷锋的赤子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本书用一个个小故事、小话语、小行动，阐明了一个真理：雷锋精神虽在革命年代孕育，却深刻实现了对新时代的道德反哺。

政治文化名人的成长史化作生动故事被传诵，是需要真实性与可靠性作注脚的。作为雷锋的成长记录，作者在追求雷锋故事真实性的考据上也下足了功夫。比如对《雷锋日记》，作者在深度挖掘其精神价值的基础上，考证了该日记的由来、更改与生成。对于简短的雷锋七问，作者则回到历史现场，以治学的严谨态度探寻雷锋日记手稿的具体形成过程。真实性成为故事叙述的第一要义，用接近传记文学的书写方式，以可靠细节构建起雷锋故事的生命线，让雷锋的精神坐标立得更真实、更切实、更笃实。

值得肯定的是，本书虽然立足于挖掘雷锋精神的深刻内涵，却不严肃刻板，创新了讲述雷锋故事的方式。作者以口语化、童真化的语言为青少年的沉浸式阅读提供了空间，用生动的细节化动作充盈了雷锋形象，在你来我往的对话式实录中为叙事增添了真实性。书中每个小故事结尾，作者都会考虑到青少年的阅读理解能力，为故事所寓示的雷锋精神作总结概括，便于受众领悟雷锋精神内核。而每一章节开端的雷锋心语，更是雷锋人生哲学的显微镜，忘我劳动、永远谦虚等道德资源在新时代仍然受用，以雷锋精神内在的先进性构建了新时代的精神坐标。

（《雷锋，我们时代的精神坐标》何宇红/著，湖南少年文艺出版社）